

大道通天

知青·管道·梦

马骅 著



这是第一部全方位描写中国管道人征战海内外的长篇纪实文学
这是一部记录个人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波澜壮阔的行业力作
战天斗地的场面·风趣幽默的故事·刻骨铭心的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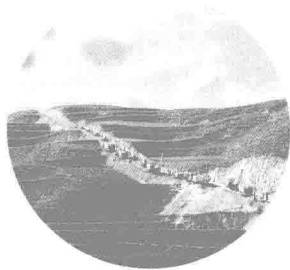
中国管道事业的亲历者和见证人——马骅

作家出版社

大道通天

知青·管道·梦

马骅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道通天：知青、管道和梦 / 马骅 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6

ISBN 978-7-5063-7931-1

I. ①大… II. ①马…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72540号

大道通天：知青、管道和梦

作 者：马 骅

责任编辑：韩 星

特约编辑：韩明人

装帧设计：刘红刚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015116（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作家在线）

印 刷：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170×240

字 数：380千

印 张：27.25

版 次：2015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931-1

定 价：48.0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篇	我们从“八三”走来	1
一	走进“八三”——梦开始的地方	1
二	“向毛主席生日献礼”却祸从天降	16
三	“批评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	19
四	“大虎”闯大祸	24
五	“大茶壶”惹出大麻烦	27
六	“黑杠杠棉袄”可是惹不起	29
七	“八三”虽然苦点，但也有优势……	31
八	难忘“刘官”	34
第二篇	挥师入关，转战“鲁沪”	36
一	“铁道游击队故乡”扎营盘	36
二	寻找“芳林嫂”	40
三	“土地调查”与“天浴图”	41
四	古城徐州联想到……	45
五	风云变幻	50
六	“抓革命，促生产”——“地球也有不抖的时候”	54
七	“沛县狗肉”后记	57
八	可爱的“虎子”，精明的“黑子”	59
九	好心老张的两个教导	66
十	“集体户”里那些事	69
十一	“闲饥难忍”“无事生非”	72

第三篇	咱们新疆好地方	77
一	神秘的新疆，我们来了	77
二	“马肉拌面”与“可怜的老马”	79
三	初战百（百口泉）—克（克拉玛依）线	83
四	野鸭、野兔、臭香肠	88
五	再战克（克拉玛依）—乌（乌鲁木齐）复线	92
六	父亲的悲剧	98
七	我也要去上学	114
八	“福大命大”躲过一劫	120
九	“管道老顾”	125
十	“人走时气……”赶上“四化”	130
十一	会战“火烧山”	132
十二	“招聘”风波、“中心”“核心”之争	148
十三	进军“塔里木”	153
十四	改革探索	155
十五	“人怕出名猪怕壮”	161
十六	“起码也得系一个”	169
十七	巍巍长白山、滔滔鸭绿江	171
十八	惜哉，段亚民	173
十九	社会主义的朝鲜	175
第四篇	风雨“陕—京”线	178
一	“凶兆”开工演示会	178
二	“意外”黄河跨越	187
三	“焦点”管道局	194
第五篇	征战苏丹	198
一	苏丹的球，开到了我头上	198
二	挂帅出征	203
三	纳非迪公司、假洋鬼子林	210
四	出师不利	213
五	按期开工——名副其实的“讲政治”	219
六	苏丹总统参加的开工典礼，好悬啊	224

七 壮哉，徐庆	227
八 钢管、钢管，还是钢管	228
九 “马来热”肆虐	232
十 突破石方段	235
十一 吕焕仁——吕悼燃，难道真是……	236
十二 一波三折尼罗河	239
十三 “望星空”——永远的张立福	241
十四 五星红旗作证	249
十五 水、水、水	257
十六 热带雨林中，我们杀出一条路	260
十七 求助巴希尔，军队为我们保驾护航	265
十八 还有阿特巴拉河……	267
十九 苏丹版“霸王别姬”	269
二十 千难万险，我们不辱使命	272
二十一 工程成功了，“建总”被合并了	275
二十二 也是“政治思想工作”	278
二十三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280
第六篇 “色狼”“中午”吃“烂鱼”	282
一 重组企业的生存之道	282
二 西宁的酒文化	287
三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288
第七篇 举世瞩目“西气东输”	292
一 出国考察	292
二 公开采购招标，惹恼CAT、CRC	300
三 焦点访谈——线路投标	301
四 “这小子啥都敢说，也不讲政治”	304
五 管道人的智慧	305
六 也有意想不到	306
七 “自动焊”在“西气东输”	314
八 “西边日出，东边雨”	316
九 难忘“非典”	317

第八篇	“EPC” 总承包与 “西部管道”	320
一	“CPP” 与 “EPC”	320
二	开工典礼 “祸起萧墙”	323
三	“两个实验” 破解 “两大难题”	326
四	臭水沟、采沙场，小泵房、仁寿山	331
五	外国月亮也有不圆的时候	334
六	又是外国的月亮	336
七	投产风波	340
第九篇	出征俄罗斯	348
一	最难忘……	348
二	我被 “俄罗斯” 了	353
三	北上出关——历史再现	355
四	最初的俄罗斯印象	357
五	遭遇当地反华排华	361
六	老毛子的霸道和等级	372
七	极端气温，赶紧撤人	378
八	令人生畏的夜班——怎样的 “坚持” 啊	380
九	“幸福的” 俄罗斯人	383
十	走过严酷的冬季，万物复苏！	388
十一	世外桃源——俄罗斯的小山村	395
十二	积雪融化了，中俄人民融洽了	397
十三	现代的莫斯科，传统的圣彼得堡	400
十四	破冰之旅的遗憾	405
第十篇	中缅管道	407
一	话说 “长江”	407
二	进入中缅管道工程	410
三	历史渊源与缅甸风情	411
四	缅甸社会的另一面	419
五	缅甸社会在变化	425
	后 记	426

第一篇 我们从“八三”走来

一 走进“八三”——梦开始的地方

接到招工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看到上面写的报到单位是东北油建二大队，报到地点是长春市政法干校。这迟到的通知，意味着我结束了整整4年艰苦卓绝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知青岁月，将要开始走向新的生活。新的生活是否也“很有必要”，毛主席老人家没说，但现在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时代，我好像是时来运转，从“再教育”的对象，进入了领导阶级。这对于我来说，无疑是人生的重大转折，很有点“一步登天”的感觉。

我望了一眼这个生活了4年、只有23户人家、154口人、坐落在距离长春不到30公里的东北小村庄，心里反倒有些依依不舍起来。尽管我们从1968年11月份插队落户到这里以后，“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就是我们的生活，天天从事着单调乏味、异常艰苦的体力劳动，恨不得早一天离开这个贫穷落后的地方。每天晚上收工以后，累得筋疲力尽的我们，一个个横七竖八地躺在火炕上，鬼哭狼嚎地唱着“离开了长春，来到这个地方，已经有一千多天。望了又望，眼前只是一片凄凉和悲伤。回忆往事如雨飞，泪水就流成了行。亲爱的妈妈，你我都一样，日盼夜又想”（当时东北知青的流行歌曲，作者不详，曾

被明令禁止传唱)。但真的一旦要走，心里还真有些酸溜溜的。

我站在村头，回首望去，初冬淡淡的薄雾笼罩下，隐隐约约露出两排歪歪扭扭的草房，袅袅的炊烟懒洋洋地飘向天际，能隐约看出有人进进出出在向外倒灰、倒尿盆、抱柴火，妇女们开始了一天的早饭。

每天早晨特有的嗷嗷猪叫声和喔喔雄鸡打鸣声，今天听起来分外亲切。啊，时候不早了，再待一会儿，打早垄（农村每天早饭前干的一个多钟头的活儿，当地叫打早垄）的劳力们（不知为什么，当地管干活的统统叫劳力，很像当年日本鬼子对中国人的称呼）该回来了，我就不能偷偷地走了。

今天是报到的最后一天，我必须走了。我真害怕大家来送我，更怕那一双双望着我的眼睛。当时我们17个人，意气风发地来到这里，立志要扎根农村干革命，改变这里的“一穷二白”面貌。然而，现如今江山依旧、面貌依旧，而我们却都要陆续离开了。真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啊！大部分人都走了，剩下的也再无雄心壮志，只是在等待机会，回城只是早晚的事。

贫下中农不再相信我们“改天换地”的鬼话，任由我们来去。谁走他们都同意，都举手。在他们看来，我们回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城里来的还能在乡下待住？人家父母也盼着他们回去呢，留人家干啥？人家这么多年熬下来，就不容易了，还有啥不合格，还把啥关，痛快地放人家走算了。”于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像在农村这广阔天地里刮过的一阵风，掀起了一点波澜，阵风过后，一切又归于平静。轰轰烈烈地一大帮子来，平平静静地一个一个走。我就这样，依依不舍地怀着一腔的乡愁，在初冬一个平平常常的飘着薄雾的早上，静静地、悄悄地离开了这个生活了4年的卞家屯，走向了新的未知的生活。

18里地不到两个小时就到了。火车站的名字叫“老家”，听着有点怪，但是管它呢，反正这一带的站名都有点怪。还有叫“米沙子”的，米里有沙子，那还能吃吗？整整4年，走了也有几十趟了，还真没琢磨过，今天才觉出这站名有点意思。“老家”，谁的老家？东北不就是我们的老家吗，怎么偏偏这个地方叫“老家”？今天，我真的要离

开这个“老家”了，还能回来吗？

正这么寻思着，火车进站了。5毛钱的车票，再买一次，可就拜拜了。下次什么时候再买，那可就说不上。

虽说车票是区区5毛钱，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因为我们一天的工分值才0.16元，来回1元钱，够我们挣一个礼拜的了。那可是起早贪黑、两头不见日头、猫腰撅腚一干就是十三四个小时，汗珠子掉地下摔八瓣，实打实凿地凭苦力挣来的呀。更何况，我们也不是每个人兜里都有钱，我当时在集体户里还算是有钱族，因为母亲每个月都会给我5元零花钱。这5元钱于我的用处可是多着呢，除了买牙膏、毛巾等日用必需品外，基本上就是给家里买鸡蛋、猪肉等，因为当时这些东西在城里还是要票的。我回去可不想把母亲那可怜的半斤肉、半斤鸡蛋都给吃了，那她一个月就只有吃素了。更何况弟弟或姐姐们还会回来呢，那他们又吃什么呀？总不能土豆白菜、茄子豆角凑合吧？所以我手头宽裕的时候就买票，手头紧的时候就混票。好在我们家的后面就是长春火车站，进出站很容易，上了车只有不到半小时的车程，等到车上开始检票时，我们已经到站了。只要不从中间的检票口走，那来去是如履平地，没人冲你要票，尽管大步流星地走就是了。

下了火车，知道家里没人，我就直奔单位报到去了。长春电影制片厂附近一个不算大的院子里有一栋四层楼，挂着“东北油建二大队”的牌子（估计当时政法干校解散了，“东油二大队”临时安置在那里），这可把我给忽悠了，还以为是长春的单位呢。找到劳资科，一个姓徐的接待了我。他看了报到证，让我坐下，很真诚地说，我们这儿是修管道的石油单位，在野外工作，是要吃苦的。他问我怕不怕。我一听就乐了，野外就野外，吃苦就吃苦，咱一个修理地球的，再苦还能苦哪去。不管咋地，咱是工人阶级了，总比在乡下耨大地强吧。再说，下乡前，我们在长春一中读书时，也听过报告，说在东北有个大庆，搞了个石油大会战，把中国石油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了。尽管过去有几年了，但印象还挺深刻，我当时还很是热血沸腾、激动了好一阵子。没承想，这次还真就是碰上了。这么一说，领导还挺满

意，就领我上“学习班”去了。

我因为报到晚，学习班已经开班有几天了，黑压压地坐了一个大教室，估计有百十号人吧。我拿眼一瞄，根据穿戴打扮就初步判定都是我们知青这号人。学习班白天上课，晚上就没事了。我因为家在长春，离得又不太远，所以一下了课就往家里跑。光知道课上讲的石油大会战、“三老四严”光荣传统、野外施工安全注意事项等，至于课下他们议论什么事，我是一概不问。后来听说，学习班结束学员要往下面分，分单位、分工种，看看周围一些人胸有成竹的样子，我才知道糟了，原来人家嘀嘀咕咕、进进出出、晚上不回家还真有些门道。

一打听我才知道，敢情这在工厂和乡下不一样，不是呼呼隆隆一大帮子都去榜大地，这里面还真是有些区别，先是要分工种，当学徒，学徒期还有一年、二年、三年之分；工种有苦累好坏之分，什么“车钳铣没法比，铆电焊对付着干”；更有那开车“离地三尺三，赛过活神仙”。然后还要分单位，单位也不一样，虽说都是“东油二大队”，但有基地和野外之分，基地有机关、修理厂、车队和后勤，顶不济还有防腐厂，也相对固定，都比野外中队强。野外，那就指不定上哪儿了，而且没个固定地方，说是“辽吉黑东三省”哪儿都有。听说分配方案马上就要公布了，“杀猪砍屁股——定（腚）下来了”。后悔也来不及了，谁叫你老往家里跑，什么也不打听、什么也不知道呢？后来又一想，心里也释然了，在这里咱谁也不认识，即便知道了，你又能去找谁呢？还不是干着急？干脆听天由命、顺其自然吧，工种再差，还能比修理地球差？单位再孬，还能比卞家屯那屁股大的小地方孬？不是还可以到处都跑跑看看、开阔一下眼界吗？唯一盼着的就是分个学徒期短点的，别当炊老大，烟熏火燎的，一个大男人一辈子做饭，可就惨了。

果不出所料，当天下午，学习班就结束了。报到时接待我的那个姓徐的，开始宣布分配名单。看到那些分到机关的、后勤的、修理厂的、汽车队的，还有土建队的，一个个得意忘形的那个高兴劲儿，我真想狠狠地抽自己几个大嘴巴。不是说，这“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吗？要是一开始就能分个好工种，以后的路还不是一马平川吗？

你说这都是一样费劲巴拉地抽上来的人，咱分到野外去爬管沟，人家坐机关、当干部、学技术，心里能好受吗？但一看到还有那么多人和我一样，也分到了野外，心里也就慢慢平衡了，毕竟上野外还是多数啊！就咱这家庭条件，能当工人就不错了，还敢奢望什么好工种啊？哪能好事都可着你啊！都说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么一想，心里又高兴起来了，毕竟咱们是进了光荣的工人阶级队伍了嘛。

宣布完了就去领劳保，我拿到了一套大号的黑杠杠服和一顶皮帽子，赶紧骑车子往家里蹬。明天就要出发报到，我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办呢。

第二天下午，我准时来到火车站。我们这一帮倒是挺好认，一色的黑杠杠棉袄，连几个女同志也一样，一个个倒还挺精神。大伙儿都有送行的，仨一堆俩一伙的，只有我是老哥一个人。不知为什么，她没有来，我心里隐隐有一种不祥之感，看来我俩的事儿十有八九要“黄”。原来她家里就嫌我家庭政治情况复杂，分到这个单位以后，话里话外的又嫌是个野外，没个准地方。我们岁数也都不小了，今天这儿，明天那儿，天南海北的，人家跟你满世界跑啊？

看看周围，有家里父母来送的，但大多数是朋友来送的。我刚在学习班里认识的两个，人家都有人围着，我又不便上前，心里还真有点不是滋味。看来搞对象可不是俩人感情好就行的，还要现实点，还要考虑好多社会问题啊。什么“爱情价更高”全是鬼话，经过“史无前例”的运动以后，大家都变得更现实、更讲实惠了。可能是我们这4年的感情就被这“现实”掉了。真要像古时候讲的“门当户对”，我们这样的人家也许还有点希望，反正就是“鱼找鱼，虾找虾，王八找个鳖亲家”呗。不过现在的鱼呀、虾呀，眼光都高着呢，人家想要“鲤鱼跳龙门”。即使是小虾米，人家也是要奔大个的“对虾”去下茬子。社会上讲家庭背景，像我们这样的属于另类，即便是“门当户对”，人家也不和你对，谁不想让自己的女儿找个“根红苗正的”，将来好摆脱“狗崽子”的命运？要知道，家庭出身不好，或是家庭政治背景复杂，那年头可是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啊！就是我自己的家里观念不也是一样吗？自家的女儿对象找得好坏，那可是改变命运的关键

一步啊!

胡思乱想了这许多，时间也到了，“杠杠棉袄”们都陆续集中到一起，在一个叫牛指导的带领下（我们当时是按部队来编制，“指导”相当于部队的连指导员），我们几十个人登上了一趟南去的慢车。一路上，每隔几站都有我们的人下车，我是在大虎山下的车。昏暗的车站灯光下，我们一行十几个，爬上了一辆解放牌敞篷汽车，几个女同志是被拽上去的。为了拉人，车上装了护栏，这个护栏倒是挺特别，在别处没见过。汽车在黑暗的公路上行驶了大约40多分钟，开进了一家灯火通明的大车店。

车一停，七手八脚上来了一帮人，按工种把我们分别领走，我被分到电焊小队。从外边看，就是一栋长长的席棚子，没想到里面还挺亮堂，也挺暖和；迎门一东一西有两座长长的火墙，里面炉火熊熊。我的床已经支起来了，上面还有挺厚的草垫子。行李刚放下来就被叫去吃饭，大米饭和白菜炖猪肉，还真挺香。因为刚到，没有买饭票，叫明天每人补交四两粮票，两毛八分钱。又回到宿舍时，大多数人已经躺下了，这时我才有空仔细打量一下这房间，真是名副其实的大啊。整个房间共摆了两大排床，其中又是每两张床挨着，大约住了40多人。后来才知道，这电焊小队是全中队最大的单位。其他还有管工小队、防腐小队、机械小队等等。

俗话说，新来的，摸不着路。咱新来乍到的，就放规矩点吧，自己赶紧悄悄地到外边打了盆水，擦把脸、洗洗脚就睡吧。第二天，天还没亮，广播就响了。大家赶紧爬起来，洗脸的、到食堂打饭的，还有一爬起来就上厕所的，屋子里立刻就满满登登的，到处是人，仅有的一条过道，还真是有点挤巴。没一会儿，所有的人，又一股脑地戴上帽子手套出去了，只剩下我们刚刚分来的几个人，偌大的席棚子里立刻又显得空荡荡的了。我们出去一看，拉着满满两车人的解放大卡车已经驶出了院门，还有的人，嘴里叼着馒头，双手扒着汽车后厢板在往上爬。院子里立刻也就空落落的了。只有两盏雪白的水银灯还在发着刺眼的白光，衬托得四周更显漆黑空旷，架在高高杆子上的高音喇叭还在播放着洪亮的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

难去争取胜利……”我们到野外中队的第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吃完了两个馒头、一碗粥、一碟咸菜的早饭后，我们新来的十几个人就被集中到中队部学习了。一个和我们年龄差不多的、穿着洗得发了白的旧军装的人（当时这是很时髦的穿戴，在我们野外中队显得更加与众不同）组织我们学习。学习了一篇《人民日报》的社论后，要大家依次讨论发言，每个人发言之前都要先介绍自己，如姓名、政治面貌、家庭出身，从哪里来，还要结合社论谈感想、表决心。多数人谈得很好，共青团员呀，世代贫农啊，几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优秀知识青年等等。

我因为心虚，说了个囫囵话，长春一中高中毕业，下了4年乡，几届的公社优秀知青，还有一次县优秀知青，当了三年户长，愿意到石油单位来。野外更好，不怕吃苦，石油工人最光荣，服从组织分配，“我是革命一块砖，天南海北任党搬”这个时髦词也用上了。至于家庭出身，我有意忽略掉了，那可不敢拿出来和人家比。好几次招工，我就因为政审不过关，特别是因我父亲的历史问题，几次都被刷下来了，一直抽不上来。

这次还是公社知青办路主任看我一直是优秀知青，多年的先进集体户户长，每年都出满勤，年年都拿3000多工分，而且从不打架斗殴、偷鸡摸狗，年纪又相对比较大。因为他直接管我们，接触比较多，和我关系一直不错。看我几次都因为“政审”不过关，这次是他亲自到长春跑的外调，我才在这方面勉强得以通过。“你父亲的档案这么厚。”他用手比画足有二尺这么高，“啥都有，大多数都没有结论，属于‘挂起来’的。这种情况最难办，好坏有个结论，哪怕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有政策，也可以走。我整整忙乎了一个下午，好歹摘了几个说得过去的、有结论的，又和人家说了半天好话，人家才给盖的章，可真不容易啊。”

等到公社批准的时候，因公社田书记和我在一起打过篮球，是球友，知道我的为人，绿灯放行，没卡我（每次都有后备名额，正式的一刷下来，后备的就顶上去），我才涉险过关。这么悬的事，你说我还敢拿出来显摆？除非我脑袋叫驴踢了，或叫门框子挤了。另外，我还

回避了共青团员的事：如果说是团员吧，临走前我刚填的表，报到公社团委，还没批下来，这次来单位报到，关系还没拿过来；说不是吧，下乡4年连个团员都没混上，也怪掉价的。那以后万一批了，你又怎么说？还好，领导也没深究，我就算蒙混过关了。虽说在别人看来挺普通的一件事，到我这儿因为有这么多插曲，也就不普通了，吓出了我一身的冷汗。因为当时正值施工大忙季节，所以我们这个班也没办几天，就都被分配到小队干活去了。

头一天上班，心情特别激动，广播还未响，我就早早爬起来，吃完了饭就坐在床上等着。一有动静，我是第一个冲向值班车，手攀脚爬上了高护栏的解放大卡车，挤在满满的一车黑杠杠棉袄之中，真是还有一种由衷的自豪感。啊，我终于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了，而且还是光荣的石油工人！这可真是彻底改变了我们家的历史了。我们这个纯知识分子家庭，历来是被改造、被教育的对象，每次政治运动，全家都是提心吊胆的。如今也有了我这个工人阶级了，能不让人感到自豪吗？那年头，工人阶级可是最吃香的啦！

我父亲和母亲也特高兴，父亲还特意从江西写来信，要我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他虽然一直当电气工程师，但因为解放前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算是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又不好，肯定是剥削阶级，穷人的孩子能上得起大学吗？小丰满解放初期，他组织一帮臭知识分子调查苏联红军拆走水电站发电机组的事而被定为反苏、反革命罪判刑三年，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对象，被拿出来批判和斗争，已如惊弓之鸟。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一来，他又是专政对象，运动初期就被集中到江西三线接受审查。我母亲是伪满洲国“国高”毕业，一直当老师，受我父亲影响，虽然不是专政对象，也只能算是被改造对象，两个姐姐、姐夫都是老师，算是臭知识分子，我弟弟虽然是去年抽上来当了工人，但是在集体，也算不上正牌的工人阶级，全家算起来，也就我是名正言顺、堂堂正正的纯粹工人阶级，咱能不自豪吗？

由于装了满满一车人，车子中间拦了一条粗绳子加固。因走的都是颠簸的乡村土路，一车人都紧紧抓住车厢板或绳子，即便是这样，车子走起来还是忽忽悠悠的，所以车走得很慢，到工地时天已经大亮

了，估计走了有一个半小时。跳下车，大家都是可劲地跺脚活动。数九寒冬的，敞篷车实在是太冷了。我们穿的工作服扎的都是竖条的杠杠，杠杠里面不能说没有棉花，但实在是太薄了，风一打就透，特别冷。我直到现在也没弄明白，好好的棉工服，为啥要扎那么多的杠杠，谁都知道拿线一扎，那杠杠里面还能有多少棉花？

但自从大庆会战开始，石油工人穿的就是杠杠服。好像不穿杠杠服就不配是石油工人似的，但杠杠服实在是太不抗风了。那时候里面又没有什么像样的内衣，顶多穿件秋衣，坐敞篷车没一会儿就被冻冰棍了。大家跳下车都是可劲蹦啊、跳啊的，不活动活动手脚，可是连工具都拿不住了。因为刚来，我们干不了电焊，被小队长派去扛“四脚架”，一个四脚架一个人扛头，一个人抱4个腿，还有一个人拿倒链，都有百十斤沉，谁也不轻松。这三个人算是一组，来回一趟只能算倒一个架子。一个小队一次要倒十六七个架子，每个架子都要从后扛到前，将近200米远，然后还要把架子立上，挂上倒链、穿进兜带，把管子吊起来。立架子和挂倒链都不是一个人能干得了的，必须是三个人齐心协力才能完成，是特别费力气的活儿。

这一气倒完，紧紧张张连跑带颠也要一个半点。干下来已是气喘吁吁，满身臭汗，东北人讲话，真是“累拉胯”了。一般上午要倒一次，下午再倒一次，论起来可不比在农村耨大地轻巧。农村干活可以“悠着点”，也就是不紧不慢地干，贫下中农讲话：“你干我也干，落点有其限；挨落（念La）别着急，全仗好脾气。”在这儿要出大力，流大汗，“悠着”不行，“落下”也不行；人家一趟，你也得一趟。紧紧张张一整天，流了一身汗，腿都跑直了，累得筋疲力尽，完了还不能闲着，还要自己找活儿干，不能让自己待着。因为大野外，就没有你待着的地儿，一停下来，小西北风一吹，那个冰冷劲儿，真是前腔贴后腔——透心凉，没法说，你自己体会去吧。就这样，早出晚归，工地上起码是12个小时，典型的“一不怕苦”，够劲儿吧。

工地上干活虽然紧张，可也挺热闹的。一会儿，工地上吆喝起来了，有几个人在追打一个人。仔细一看，被追的是一个老师傅，好像就是刚才分配我们干活的管工师傅，后边追的几个人，仔细一看全是

女的。领头的一边追一边骂，你个缺德玩意儿，抓住你，非扒了你不可。当然，被追的“玩意儿”是没有被追上，工地上热闹了一阵，又都恢复了秩序，被追的和追人的都各就各位，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追人的原来是焊工师徒俩，面罩一遮，哪还看得出是女的。咱新来乍到的，哪敢打听，但看样子，像是闹着玩。

过后，领我们扛架子的老师傅讲，被追的那位师傅趁人家女焊工电焊仰脸时，抠了人家的屁股，遭到师徒俩的追打。这都是大家司空见惯的事，也是工地每天都要上演的传统喜剧。我当时心里还挺纳闷的，因为在我心目中，石油工人那可是很神圣的，连毛主席他老人家都给赋予了“领导阶级”的光荣使命——“工业学大庆”。

我们是从大庆走出来的光荣的油建队伍，这些低俗玩笑怎么和我下乡时经常看到的一样呢？记得在乡下时，只要男女在一起干活，总要有的一些喜剧，看到最激烈的一次是有个叫“黑子”的年轻男社员，被一帮“妇女”摁倒以后扒了裤子，还有几个“嫂子”掀开衣襟往他脸上挤奶，说他小不懂事，要喂他奶吃。其他社员则在一边看热闹，围在最里层的是唯恐天下不乱的男社员和“妇女”们，这帮人不但起哄，推波助澜，还亲自动手，是事件的中坚分子；稍外一点的是未婚姑娘和一些老实疙瘩的人，他们是只看不动手，偶尔跟着起哄，是纯粹的观众。上了岁数的，有一定辈分的，则在最外围，偶尔也往这边搭一眼。看到闹“出格”了，或闹“急眼”了，出面“镇压”一下，平息一下事态。他们对这类“喜剧”一般持默许态度。

一方面，他们乐得抽个空“歇歇喘喘，抽袋烟”；另一方面，农村实在是生活太单调了，隔三岔五地演一出喜剧，也算是“娱乐娱乐”，调剂一下枯燥的生活。反正这是两厢情愿的事，小叔子“撩拾撩拾嫂子”，嫂子们收拾收拾小叔子，扒个裤子喂口奶，也不算是伤风败俗的事。玩闹一般在平辈之间，不差辈分。上手的女的都是结过婚、有了孩子的“老娘儿们”；刚结婚的新媳妇、没结婚的大姑娘一般是不动手的。大姑娘、小媳妇往往是被“撩拾”的主要对象，那就要嫂子们“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喜剧往往就这样被导演出来了。

农村生活单调，这样的“闹剧”再平常不过，而在神圣的“领导